

陪伴在路上

本报老年记者 赵恩宏

老伴仙逝后,我和儿子住在一起,享受着平淡而舒心的生活。

女儿是本市某中学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,实行“双减”后,教师肩上的担子更重了,责任更大了。姑娘婆婆早年过世,亲家公因老年发福、小脑萎缩,步履蹒跚。女婿工作繁忙应酬也多。无形中,女儿成了家里的“一把手”,除了认真做好教学工作外,料理家务、服侍老人成为她义不容辞的分内事。她的时间太宝贵了,在孝老安亲方面,对公爹和亲爹很难做到两全,对我这个娘家爹也只能因少陪伴而心有遗憾了。

我很理解女儿的不易,从没苛求她,因为儿子和儿媳妇也很孝顺,我并不缺晚辈的关爱。可是女儿老是耿耿于怀,总认为她对我的孝敬欠缺,总是给我买吃买穿以弥补缺憾。为了弥补欠陪老爸的缺憾,逢

到节假日,女儿协同女婿寻找时间空隙,带上两边老人,少长途多短途驱车出门旅游,尽可能增加我们沟通和面叙的机会。我呢,也主动配合。好在我的腿脚还算利索,不惧行走,我们或爬山或涉水,随兴随心而为。

退休后,我加入了焦作日报老年记者团,间或也写些小诗和短文陶冶情操,便常和女儿交流。一次,对于什么叫暗喻、什么叫明喻,我提出疑问。女儿举例说:“国庆期间,天安门广场到处是花的海洋。这句话就是暗喻。青年人好像八九时的太阳。这句话就是明喻。”简单的两句话,使我豁然开朗,女儿成了我的老师。

有时,我利用晚饭后去女儿家串门,一来探望老亲家,和他闲聊;二来也能和姑娘一块茶叙她在学校的工作情况,顺便叙叙家常。每当我去女儿家,姑娘总

是开门快步迎上来,挎着我的胳膊,边喊爸边亲热地护我进屋。在我准备回家时,姑娘就会陪我走到家。虽我一再推辞,可姑娘辩称:“我整天在学校忙,连陪老爸说话的机会都少之又少,这样走动走动,正好能陪您说说话、聊聊天,还锻炼了身体,岂不是一举两得。”我辩不过她,只好“父从女命”。这么一来一去,女儿陪父亲“偕行散心”也就成了一种习惯。

我很享受女儿的偕行。在路上,我们父女俩腿脚口脑并用,聊工作、聊家常、聊晚辈学业;谈家事、谈国事,间或涉猎天下事,既开阔了视野,同时也淡化了女儿的歉疚情结,双方都获得了心灵上的慰藉,真好。

人们常说,理解万岁。的确如此,理解多了,误解就少了;误解少了,真心就多了!我想一直和女儿就这么温馨幸福地走下去!

夏日看羊记趣

本报老年记者 毋法洪

小时候,生产队里放养着两群山羊。一到夏天,羊群要在野外午休和露宿,羊信们时刻与羊群为伴,悉心看护,生怕发生意外。

那时我上小学,一放暑假,孩子们便像出笼的鸟儿一样快活自由。翠绿的山野,是我们放飞心情和最感兴趣的去处。大伙儿结伴上坡捉蚂蚱、上树掏鸟窝、摘野果,有时还偷偷到池塘边捉蝌蚪和癞蛤蟆,胆大的还敢到池中间扑腾一阵。看到孩子们整天不着家地乱跑,大人们开始担忧了,再上坡时,就把我们托付给老羊信照看。时间久了,我们也渐渐地爱上了老羊信和羊群。看到老羊信整日辛苦劳累,我们几个小孩一合计,要帮他看护羊群,老羊信乐呵呵地答应了。

伏天正午时分,山羊要在裸露的山坡上熬晒,出汗排毒后才能少生疾病,安全过冬。一日,天上的太阳就像一个大火球,把地面烤得滚烫滚烫的。老羊信怕我们中暑,就在一块突起的石板四周扎棍,建起了简易草庵,让大家在其中避暑。于是我们让老羊信回家午休,由我们看护羊群。老羊信叮嘱再三后离开了。看到山羊全都眯着眼在太阳下安静地反刍,耐不住热的我们一商量,便离开羊群到北面的池塘里游泳去了。当放心不下的老羊信来到山谷堆,看到羊群已经离开坡顶向庄稼地移动,却不见我们这些护羊人,于是大喊起

来。听到喊声,我们自知不妙,赶紧从水中逃到旁边的玉米地躲起来。老羊信赶回羊群,来到池塘边,只见衣服不见人,更为慌乱:“赶紧出来,不然把衣服都拿走了。”无奈,我们只好乖乖地裸着身子走出来……

三伏天的晚上,羊群要圈在村外田野的晾圈里,一来怕山羊受热生病,二来能给附近的梯田攒下些羊粪。大伙儿把羊圈建在周围有老树的地方,因为老树底下即使在酷暑炎炎的时候,也总是清凉舒适;下雨天,老树茂盛的枝叶又可以为羊挡雨。看护羊群的草庵搭在距羊群约50米的对面山腰上。为防止夜间羊群受惊跑出羊圈吃庄稼,或野狼豹子“来访”,每天晚上,我和老羊信都要去看护。一天夜里,刚刚入睡,突听羊圈里传来声响。我赶紧爬起来,揉着惺忪睡眼。老羊信告诉我,刚才天上划过一颗流星,惊到了羊群。我们随即打开圈门查看,羊群紧紧扎堆在一起。老羊信像是安慰受惊的孩子,口中念道:“开,开,开……”一会儿,羊群渐渐散开,我们才放心离去。

炎热的夜晚,蚊子飞虫横行,我们点燃自制的艾叶草绳和干荆叶堆烟熏也无济于事,每晚身上都布满了蚊虫叮咬的红疙瘩,常常彻夜难眠。可想想自己能为生产队的财产免受损失做点事儿,心里十分高兴。

我曾是一名地质勘探员

本报老年记者 朱帮义

1960年秋天,我在县城第一中学初中毕业,参加了当年中考。

当时,我填报的第一志愿不是高中,而是中专或技校。原因很简单,就是当时家庭生活困难,不想让父母再为学费发愁了。

当年9月,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,我欣喜若狂,久久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。打开录取通知书,接收单位是河南省地质局。当时自己年龄小,不知道地质局是干什么的,心想只要有个单位接收就行,学点技术,养活自己,回报家庭。母亲为我准备好行装,把我送出家门,我乘坐睢县至郑州的长途公交车来到了省会郑

州。

地质局不是一所学校,而是一事业机关单位,在那里技术培训不到三个月,我被分配到了河南省予零三地质队。刚到地质队,我们这些学生什么也不懂,队里安排我们在山上挖探井,打探槽,用钢钎、大锤凿眼放炮。几天下来,我们一个个累得腰酸背痛,手上都起了血泡。由于我吃苦耐劳,各项工作表现突出,队里第一批把我从施工现场抽出来,跟着老师干起了地质勘探员的工作。

勘探员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,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勘探,都要先找一份当地的地图,根据地理位置分布画出一条条勘探路线,然后逐条勘探普查。

队员们上山勘探都要全副武装,脚穿登山鞋,头戴太阳帽,手握一把小铁锤,这里敲敲,那里看看,遇到目标采些样品带回去分析化验。我背着一台仪器,两耳戴上耳机,手中提根探棒,行进时探棒离地面10厘米,且左右摆动,边走边收集地表层的放射线,并将数据记录在笔记本上。勘探员吃住没有固定地方,每天勘探普查走到哪里就吃住在哪里。吃农村大食堂的饭,睡在生产队里,身下铺些麦秸,头下枕块砖头,躺下就睡着了,这样的生活天天如此,可我们仍感到开心快乐。

直到参军入伍,离开地质队。那一段当地质勘探员的经历,是我忘不了的记忆。

『鱼』游花海
本报老年记者
王长安
摄



“小永数码杯” 清风荷韵摄影大赛征稿启事

荷花被誉为“花中君子”,是清廉、高雅、吉祥的象征,不仅有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高尚品质,而且千姿百态、端庄淡雅。为丰富广大摄影爱好者的业余生活,弘扬清风气正的社会风气,焦作日报读者俱乐部携手小永数码共同举办“小永数码杯”清风荷韵摄影大赛,我市摄影爱好者均可参加。

本次摄影作品征稿须以荷为主题,体裁、手法不限,内容健康向上,艺术性强;拍摄器材不限,相机、手机、航拍作品均可。每人限投作品10幅,JPG格式,不小于

2MB,需要附有简单文字说明(作品主题、投稿者姓名及联系电话等)。此次活动将设置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、优秀奖等,颁发奖品和获奖证书。优秀作品将在《焦作晚报》上刊发。本次活动至8月底结束。

为了配合摄影爱好者创作,提高摄影水平,本报读者俱乐部将组织集体创作,邀请摄影家授课指导,欢迎摄影爱好者踊跃参加。投稿邮箱:jzrblnjzt@163.com。联系电话:13939145487。

韩永立